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四章 片言自示殺機

話說蔡屠戶雖然已經被擒，苦於掙扎不得，但是他的口中，卻還依然的叱罵著。把個胡得勝氣得怒火直衝，叫局勇將他抓到馬前，要自己先行鞫問。原來胡得勝不認識蔡屠戶，蔡屠戶卻認識他。當時胡得勝坐在馬上，一手攏了韁繩，一手將馬鞭子一指，惡狠狠地說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蔡屠戶毫不在意的大聲說道：「你在這南京城，算是白混了，怎麼連我蔡屠戶都會不認得麼？」胡得勝哼了一聲道：「原來是個殺豬屠戶，膽敢這樣咆哮橫行，目無官長。」蔡屠戶道：「你別瞧不起殺豬，要把老子惹翻了，也是一樣殺的。」胡得勝喝道：「我看你這廝，簡直是要造反。」蔡屠戶道：「造反就造反，那也算不了什麼。你看洪秀全造反，不是在這南京城裡作了多少年的皇帝麼，那是咱老子親眼看見的。可惜我沒有他的本事，不然，早就造反了，那裡還要等到今天。」胡得勝一聽，真是惱不得，笑不得，便向左右道：「我看這廝一定是醉了，你們不見他這樣的酒氣噴人麼？」那些局勇差不多都應了一聲是，就是那個白慶，向前一步說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這人平常日子，就專一酗酒滋事，無所不為，今天更敢如此大膽，實在他眼睛裡沒有王法。總要請老爺懲辦他一下子才好。」胡得勝聽了，點了一點頭。原來那白慶挨了蔡屠戶一個嘴巴，不但半邊臉紅腫起來，並且連兩旁槽牙都有些活動了，所以總要想著報仇。再說蔡屠戶，早已聽了個明白，便向著白慶怒目切齒的說道：「姓白的，不要忙，早晚咱們兩個人，少不得有個你死我活。」白慶一聽，似乎打了一個寒戰，在他心上，不由繫緊了一個疙瘩。因為他曉得蔡屠戶的脾氣，向來是說得出來，可就作得出來的。這事不免是個後患。且說那時候，胡得勝便向蔡屠戶喝問道：「你先不要亂說，我且問你，你是為著什麼，要來劫脫這個和尚？」蔡屠戶一聽，立時氣又上來了，便把兩隻怪眼睜得滾圓，怒氣勃勃地說道：「你且莫來問我，我這裡正在有話要問你呢！那位老方丈，他是個天大的好人，你憑著什麼，竟要把他鎖起來。快快地說，休要耽擱。」這一來，倒不錯，犯人變成問官了。胡得勝道：「你何以見得，他是個天大的好人？」蔡屠戶道：「你要憑據嗎？這個不難，現放著我，就是個老大的證據。因為我曾經受過他的好處，當然就能知道，他是個天大的好人。」胡得勝聽了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原來你們兩個人，平日狼狽為奸，串通一氣。看來他犯的這件案子，說不定還有你呢？」蔡屠戶問道：「他犯的是什麼案子，你且與我道來？」胡得勝厲聲說道：「花牌樓的那件暗殺案，他就是兇手。」在胡得勝想來，以為這麼一說，一定要把那蔡屠戶給嚇壞了。誰知他聽了以後，竟呵呵大笑起來，連胡得勝以及局勇，都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。

直待他住了笑，方才望著胡得勝說道：「怪不得你姓胡，敢自是專能夠信口胡說。從來要說謊，也總得叫人能信，好比花牌樓那件案，你要說殺人的是我，那還有些相像，要說是老方丈殺的，滿讓你諱諱了下巴頰子，誰也不信，這是沒有影兒的事情。你要不服我的話，不妨睜眼瞧瞧，憑他那個神氣，可像殺人的兇手嗎？」蔡屠戶所說的這片話，確乎是入情入理，簡直是他自己催死的，所以才給人家提了一個醒兒，像這種倡言無忌，自示殺機，也只能歸諸命運罷了。當時胡得勝一聽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覺得這件裁誣的案子，不能如此草率，還大有斟酌的餘地，也顧不得再向蔡屠戶問話，竟自躊躇起來。

哪知那個白慶，更是意狠心毒，他聽了蔡屠戶的話，也恍然若有所觸。再看胡得勝的神氣，亦自明白八九，立時便拿定了主意，他一者為的是報仇，二者為的是免除後患，什麼叫作天理良心，實已一概不管。當下便湊到馬前，低低地向胡得勝說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方才蔡屠戶所說，雖然有些頂撞，但他所講的那番道理，實在不錯。老爺若把和尚拿回去，只怕上頭未必肯信。倘若將他們兩個人，來銷此一案，就說是和尚主使，蔡屠戶下的手，這麼一辦，管保情形相符，毫無破綻。但不知老爺意下怎樣？」胡得勝聽了，心中想道：這個辦法，很是有理。反正害一個人也是害，害兩個人也是害，事到其間，還是為自己打算要緊，哪裡用得著什麼姑息。他想到此處，不由得點了一點頭。

白慶見自己的話已經發生效力，自然心中甚喜，便又低聲說道：「老爺既肯這樣辦，依我的愚見，最好是到蔡屠戶的家裡，拿他一把殺豬的刀子作為兇器，豈不更顯得證據完全了麼？」胡得勝聽罷，便在喉嚨中說了一個好字，跟著便把眼睛一瞪，向蔡屠戶大喝道：「你這廝，分明是跟熙智串通一氣，作下這件圖財害命的案子。如今神差鬼使，撞在一處，叫你在馬前吐露真供，這真是報應臨頭，絲毫不爽。左右伺候著，隨我到他家裡，去搜兇器。」那些局勇便都狐假虎威的，高高地應了一聲，當時便不怠慢，由白慶頭前帶路，一齊動身。蔡屠戶是真急了，便破口大罵起來。局勇更不理會，只顧牽著他，腳不點地兒的向前行走。熙智哼著氣說道：「你不用怕，咱倆有地方跟他說理去。」蔡屠戶大聲說道：「師父，你這話說錯了，我心裡是一點兒也不害怕，咱們兩個人，要死死在一處。」熙智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不要說這喪氣話，哪裡會有那個事情。」那拉著他的局勇便道：「我瞧你不要自己吃寬心丸兒了，既然打上了人命官司，誰敢保險，死得了，死不了，只好到了再說，就讓你滿嘴裡念佛，那個也沒用。」他說著，便扯著鏈子，腳底下一按勁，緊緊跟在馬後行走。這一來把熙智給累得吁吁地喘氣，哪裡還能夠講話呢。

再說李氏當她丈夫蔡屠戶出去以後，飯也吃不下去了，一個人坐在家中，呆呆地發愣，總覺得心神不定，渾身不安，想著眼前的事，免不掉是凶多吉少，這是受了算命人的暗示，所以拋不下這一條心腸。但是話雖這樣說，卻總盼望他丈夫能夠平安無事的回來。那時縱讓他燒香磕頭，也是情甘樂意。不料正當這心亂如麻的時候，忽見小吉祥兒從外邊張惶失措的跑了進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喊道：「媽媽，不好了，爸爸叫人家鎖起來了。」李氏不聽還好，聽了時，但覺得耳輪中響的一聲，魂靈早已飛上了半天，立即面無人色，兩眼發直，如飛的往外就跑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李氏剛出得大門，胡得勝這一干人恰恰地也就到了。到底夫妻關心，跟別個不同，那時李氏的一顆心，全都撲在她丈夫身上，別的事情，是概不掛眼，所以騎著馬的官兒啦，穿著號衣的局勇啦，還有大慈寺的方丈啦，她彷彿是都不曾看見，只見她的丈夫頂上掛著鎖鏈子，一時心痛如割，不問青紅皂白，闖將過去，拉住了蔡屠戶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那時胡得勝也不曾下馬，吩咐白慶，帶上一兩個人，進去搜查兇器。

再說李氏，一邊哭著，一邊數落道：「你但肯聽我的話，安坐在家中，哪裡會有這個事。」蔡屠戶道：「你不要這樣蠅蠅螫螫的了，離死還早得很哩。」李氏一聽，哭得更厲害了。熙智站在旁邊，見了這種淒慘的情形，想著人家夫妻，都是受了自己的連累，心中不禁十分難過，便向李氏道：「你不必如此傷心，你丈夫的受屈，全是由我而起，只要我的官司完了，他自然可以平安無事，你只管放心，決計沒有舛錯。在官司未完以前，你家中的用度，可以到我家裡去支。並且從此以後，只要有飯吃，你們夫妻就不必發愁，我直到今天，方才知道你丈夫是個斬頭瀝血極有義氣的漢子。」當時蔡屠戶聽到這裡，覺得面上非常光彩，竟自洋洋得意，放聲大笑起來。有個口角尖酸的局勇，便向家人說道：「你們瞧瞧，現在的年頭兒，什麼事都有。一個和尚家，要養女人，竟自當著丈夫的面兒，三曹對案的明講。就有這沒心沒肺的人，還腆著一張龜臉，歡天喜地的笑呢。」不料這個話還沒說完，只聽得嘯的一聲，那局勇顛出好幾步去，趴伏在地疼得直嚷，好容易才掙扎起來。原來是叫蔡屠戶狠狠地給踢了一腳。那時胡得勝便喝問是怎麼一回事。眾人還未及答言，早見白慶同著那兩個局勇，從蔡屠戶的家裡，搶步出來，手中舉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趕到胡得勝的馬前，單腿打千，將刀一舉，口中說道：「老爺請看，兇器已經搜出來了。」胡得勝點了一點頭。白慶又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他們把這口刀藏在廚櫃底下，好容易才搜了出來，足見一片心虛，情真罪當。」原來白慶的話並不假，不過那口刀，卻是李氏藏的。因為婦人家多有些迷信，當這新年正月的時候，想著要圖個吉利，所以把刀隱藏起來，哪裡料到會有人登門來搜，反倒弄成無私有弊了呢。當下胡得勝吩咐動身。眾局勇應了一聲，立時押著犯人，帶著兇器就走。可憐李氏只哭得淚盡聲嘶，呼天搶地，但始終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。只知道大禍臨頭，應了算命人的預言，她丈夫的這條性命，恐怕要有些難保。